

每年公历3月5日前后，太阳到达黄经345度时为惊蛰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对其如此解释：“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。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意指春雷乍动，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。这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解，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：“仲春暹时雨，始雷发东隅。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

但实际上，惊醒冬眠动物的并不是春雷，而是天气转暖后日渐升高的气温和地温。这时即使没有雷声，冬眠的动物也会感到暖春已到，适宜它们活动的季节来临了，于是纷纷醒来，开始新一年的生活。

不过，“惊蛰”最初名称却并非如此。该节气在历史上也曾被称为“启蛰”，后来因与西汉皇帝刘启的名字相同，为了避讳而将“启”改为“惊”。旧时，“启蛰”“惊蛰”曾同时使用，后来可能因为“惊”字更加生动形象，“惊蛰”遂广为流传。

“春雷响，万物长”，惊蛰的雷鸣最引人注意。不过，我国幅员辽阔，春雷初响的时间有着很大差异。按照一般规律，这时南方大部分地区已可闻春雷初鸣，而华北及其以北地区则要到四五月份才有初雷，比如北京的初雷日一般多发生在4月下旬。“惊蛰始雷”的说法，则与江南地区的气候规律相吻合。

惊蛰时节，气温回升，雨水增多。除东北、西北地区仍是银装素裹的冬日景象外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已经升到0℃以上，华北地区日平均气温为3℃-6℃，江南为8℃以上，而西南和华南已达10℃-15℃，早已是融融春光了。

自古以来，我国劳动人民就很重视惊蛰这个节气，把它视为春耕开始的

日子，作为安排农事活动的风向标。唐代诗人韦应物的《观田家》写道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民间还有“惊蛰一犁土，春分地气通”之说。

从我国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，惊蛰时节，江南小麦已经拔节，油菜也开始见花，对水、肥的要求渐多，应适时追肥，干旱少雨的地方应当适当浇水灌溉。而华北地区的冬小麦刚开始返青生长，土壤仍冻融交替，及时耙地是减少水分蒸发的重要措施。“惊蛰不耙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”，这是当地人民防旱保墒的宝贵经验。

惊蛰期间，在隐隐的春雷声中，蛰伏已久的百虫们纷纷醒来，从泥土或洞穴里爬出来。它们或祸害庄稼，或滋扰人们的生活。尤其对农民们来说，害虫更是砸饭碗的“高危分子”，必须清而除之。

“春杀一虫，胜过夏杀一千”，选择在虫子刚刚起蛰的时候除之，很适时。在惊蛰的相关民俗里，就有许多与驱虫有关的习俗。例如，鲁东南一带的主妇，以炊棍敲锅台，谓之“震虫”；以彩纸、稻草或细秸秆串起来悬于堂屋梁上，谓之“串龙尾”。河南南阳民间，此日要在门窗、炕沿处插香熏虫，并剪制鸡形图案贴于房中，以避百虫，保护全家安康。旧时，浙江宁波在惊蛰日要过“扫虫节”，农民拿着扫帚到田里举行扫虫的仪式，表示将一切害虫扫除干净。

此外，民间于惊蛰日撒石灰驱虫的习俗，古已有之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《千金月令》里写道：“惊蛰日，取石灰掺门限外，可绝虫蚁。”石灰性辛温，略有毒，能吸收湿气，使物体干燥、坚实而不腐败，还具有杀虫的功效。古人认为，在惊蛰这天将石灰撒在门槛外，虫蚁一年内都不敢上门。



□ 娇友田

# 惊蛰到 春耕起

## 巴山夜话

### 朱熹与潍坊文士的交往

□ 李金科

朱熹(1130年—1200年)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谥文，世称朱文公，是南宋著名理学家、闽学派代表人物、儒学集大成者，后世尊称为朱子，以二程、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朱熹生活于南宋初年，当时大量的潍坊籍士民南渡过江，寓居江浙闽赣湘湖岭表，朱熹长时间生活于福建，又为官四方，他与许多原籍今天潍坊的文士都有密切交往。

朱熹对青州人王曾、北海人吴奎、诸城人赵挺之、高密人蔡崇礼等潍坊籍名臣都很敬重。朱熹编著的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五《丞相沂国王文正公》记载了王曾事迹，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记载了官至参知政事的潍州北海人吴奎。后来朱熹与门生论本朝人物，多次论及吴奎、蔡崇礼等潍坊籍名士。当时著名词人李清照整理其夫、诸城人赵明诚所著《金石录》，表奏朝廷，得以刊行。朱熹后来在泉州研读该书，赞誉说：“文笔最高，《金石录》煞做得好。”朱熹对李清照亦评价甚高，曾说：“本朝妇人能文，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。”

朱熹的父亲朱松也与潍坊人有渊源。南宋初年，朱松任泉州石井镇监税官时，曾得到翰林学士、高密人蔡崇礼的举荐。朱松、朱熹父子与诸城人赵挺之的外孙傅自得私交甚好，傅自得去世后，朱熹为其作《行状》。

朱熹还与诸城赵家有太多的故事。赵挺之之孙、赵思诚之子赵惊（曾任惠州知州）与朱熹是好友。《八闽通志》称赵惊“与朱文公善”。朱熹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十三《题赵清献（宪）事实后》亦云：“熹少时从赵公之孙惠州使君游，得观赵公手记所与蔡京异论本末，盖尝三复而叹公之不幸，今复从惠州之子某得此书而读之。”上世纪《衢县志》亦收录此文，以为是朱熹为宋神宗时参知政事赵抃而作，其实非然。朱熹此文中的赵清献（宪）实指赵挺之，而非赵抃，赵抃卒谥“清献”，赵挺之卒谥“清宪”，史家常以混淆。

当时的青州人邢世材对朱熹亦不陌生。邢世材从学于理学家吕祖谦，吕祖谦常常与邢世材交流其与朱熹讲学交流的心得。

安丘人周舜元敬慕周敦颐、二程。其任韶州知州时，曾在韶州州学讲堂建祠堂祭祀周敦颐，以二程配祀。朱熹在其所作的《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》对此亦有记载：“乾道庚寅，知州事周侯舜元，仰止遗烈，慨然永怀，始作祠堂，于州学讲堂之东序，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。”朱熹在《蕲州教授厅记》中还对全力支持兴建蕲州教授厅的时任蕲州通判、潍州北海人王某给予赞誉。

潍坊民间至今仍流传着有关朱熹的诸多传说。峡山区朱子村，相传因朱熹曾避居于此而得名。

## 祖父的惊蛰

□ 周衍会

“春雷响，万物长”，说的是惊蛰节气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惊蛰与农事密切相关，这个节气是属于祖父的。

惊蛰，闪亮在祖父擦拭的农具上。唐诗有云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此时，气温回升，雨水增多，民间向来将之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。惊蛰一到，祖父就从厢房里将一应农具找出来，仔细擦拭干净，需修理的就叮叮当当修理好，然后，在院子里一字排开，让它们晒晒太阳，接接地气，养足了精神，以便迎接即将开始的春耕生产。

惊蛰，跳动在祖父高高举起的锄头上。“惊蛰一犁土，春分地气通。”祖父是深谙这个道理的，他会选择一个薄雾蒙蒙的早晨，扛着锄头、铁耙来到菜园小试身手，也算是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：先用铁耙将地里的枯树枝、干菜叶等杂物一一清理干净；接着就开始刨地，双手握紧锄头柄，两腿分开，高高举起锄头，刨下去，一翻，湿润的泥土就翻了上来……刚翻起的地里，不时可见一条蚯蚓或不知名的虫子，扭着身子慌张地逃走。井台上的草已萌出绿意，风是杨柳风，吹面不寒。季节走过寒冬，春天已悄悄降临人间。

惊蛰，炸响在祖父甩动的鞭梢上。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能歇。”这也是祖父常念叨的谚语。彼时，刚刚包产到户，农机尚未普及，一切农活还是传统的耕作模式，靠牛拉犁、播种、拉车。家里养了一头老黄牛，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，长得膘肥体壮。爷爷是个老庄户把式，牛养得好，地也种得好。惊蛰时节，主要是耕地，祖父扶犁，我牵牛。初春的原野，还是一片萧瑟景象，但也滋滋暗长着一股蓬勃生机。祖父的肩头搭着

鞭子，套好犁具后，他将嘴里的旱烟深吸几口，吐出，抬头，吼一句：“开犁了——”话音刚落，右手取下鞭子，对空一甩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如一声惊雷炸响，预示着一年的农事正式开始了。

惊蛰，滚动在祖父晶莹的汗珠上。初春天气，乍暖还寒，但几趟地犁下来，牛没了刚下地时的生猛，人也感到了劳累。经历过严冬，新翻的泥土湿漉漉的，泛着光，远远望去，似在微微冒着热气。祖父在后面扶犁，安了犁镜的犁具很沉，他的头上很快就渗出了汗水，到地头时，他脱下黑棉袄，挂在树杈上，呼呼喘着粗气。六旬开外的祖父，已没有年轻时的体力了。我在前面牵着牛，有时碰到板结的土坷垃，还得帮着拉下绳子。休息时，牛站在地里反刍，祖父坐在田埂上，眯眼看着新翻的一大片地，油亮亮的，呈细微的波浪状，像大地的鳞片，脚底下有刚从土里翻出的小虫子，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新世界，被漫溢春光冲得晕头转向。祖父光亮的额头上，全是圆圆的、亮亮的汗珠，滚动着，像是一声声春雷，叩响了春天的门扉……

惊蛰，也生长在我对祖父的思念里。又到惊蛰时节，我到野外踏青，山青了，水绿了，树木发芽了，大田里的麦苗已返青，绿油油的，一眼望不到边，不远处有在田间劳作的农人，黑衣黑裤……我不由得想起了祖父。作家苇岸说：“到了惊蛰，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。”可是，春天再美，我也见不到祖父忙碌的身影了，也听不到他对我念叨那些耳熟能详的农谚了。

但祖父的惊蛰，一直在我心中，它生长汗水、庄稼和春天，也生长绵绵不绝的思念和乡愁。